



古诗里,常见各种“郎”出没,若萧郎、潘郎、沈郎、杜郎等。女子唤心上人为某郎,好比韩剧剧中喊“欧巴”,叫得人心里酥酥的,写到诗里,又不好意思直接指名道姓,这时就要找个代号。姓氏虽多,但能做情人的“郎”就那么几个。

说起“人家那位”来,最常见的称呼便是“萧郎”。若问萧郎的出身,大约《列仙传》里,因擅吹箫而娶了秦穆公的女儿、一起乘凤凰飞去的萧史。诗里面,这萧郎到处拈花惹草,有时真觉得没道理,怎么旁的姓不见,偏偏爱姓萧的呢?也许就是因为叫着好听,即便“欧巴”复姓西门,诉诸花笺,也成“十分清瘦为萧郎”了。

“萧郎”比较符号化,其余诸“郎”就各有特色了。“潘郎”即著名美男潘岳,特点是帅。他小字檀奴,因而也称作“檀郎”,“含笑对檀郎”,真是甜蜜蜜。不过,潘郎有时也会很悲催。潘岳写文章说,自己三十二岁时开始长白头发了。这其实没什么,但后人纷纷拿“潘鬓”来代指自己的华发,想沾点帅哥的光,甚至连累潘帅哥也形象苍老了,“潘郎渐老,风流顿减”。唉,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多嘴,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啊。

“潘郎”的帅是普通的帅,“何郎”、“荀郎”则属于帅得有特点。何郎是何晏,白得“面如傅粉”,其实是没有傅粉的,这一点魏明帝早已检验过,但小白脸难免给人靠不住之感,故还是有人说“傅粉何郎不解愁”。荀郎一般指荀彧,浑身香喷喷,传说他坐过的地方香气三日不散,“荀郎衣上坐初歇”。他的香可不是天生的,而是薰出来的,所以这两“郎”都有些“娘”。

还有“沈郎”,通常指沈约。沈郎不帅,只是腰细、瘦弱。沈约说自己老病时,“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皮带越来越松,岂不是腰变细了?这本是正常现象,不知为何被好事者编成典故,叫做“沈腰”,常与“潘鬓”相对。而因为腰细人又瘦,渐渐沈郎成了男版的林妹妹,在诗里各种憔悴,“沈郎多

病不胜衣”,风一吹就要倒了,“女汉子”们若见到,大概惊呼我见犹怜了。与“沈郎”相近的还有“庾郎”,特点是多愁,主打忧郁范儿。庾郎即庾信,一篇《愁赋》为人称道,“愁损庾郎,霜点鬓华白”。潘、何连璧,便是倾国倾城的貌,庾、沈合体,正是那多愁多病的身。

怎能忘了指挥赤壁雄兵的“周郎”?情人眼里,周郎精通音律,“曲有误,周郎顾”,因而调皮的妹子喜欢“弄丝调管,时误新声,翻调周郎。”但从周郎对曲中错误“知之必顾”来看,其性格多半颇为挑剔,眉毛画歪了、衣服上有个褶子之类,恐怕也要管东管西,必然不好服侍。

至于“阮郎”、“刘郎”,则多了些埋怨的意思,特点是一去不返、飘渺难寻。刘郎、阮郎本名刘晨、阮肇,据说两人共入天台山采药,偶遇两位美丽的神仙姐姐,被她们邀至家中招为女婿,但这两小子又不知好歹,呆了半年就要回家,结果发现人间已经过去七世,而仙山恐怕也回不去了。所以“应恨刘郎来又去”、“阮郎何事不着人”,留下一段情,接着又找不着人了,有点始乱终弃的“渣男”味道。其实“刘郎”还可以指刘彻、刘备等人,自有另一番风貌,但作为情人的“刘郎”,除了见不着、空让人挂念外,倒是一无是处。

此外还有负心薄幸的“杜郎”,也就是既为扬州代言,也为青楼代言的杜牧。虽然韵事未必比东坡、柳永多,但你要在诗里说他第二风流,恐怕没人敢称第一。当然,很少有愿把心上人唤作杜郎的,除非已变“杀干刀的”了,倒是男诗人拿他自己的颇多。

“王郎”、“李郎”于此都无份,“张郎”也是从《西厢记》流行后才偶被人提起。周炼霞有一首《清平乐》,称赞一位弹琵琶的九岁女孩唐莺莺,末句“小字双文重见,他年谁是张郎”把我大大惊艳了一把。说了这许多“郎”,忍不住戏作一诗,略作总结:“难对何郎韵故,叫做‘沈腰’,常与‘潘鬓’相对。而因为腰细人又瘦,渐渐沈郎成了男版的林妹妹,在诗里各种憔悴,‘沈郎多

诗里情郎知多少

钟菡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我国边境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打倒新沙皇”成为中国人民集体的呼喊。苏联军队集结在边境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空军和导弹基地,苏方领导人还一再放出“毁灭性核打击”的战争恐吓言论。

当时,我的家乡崇明农村,也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挖防空洞运动中,在公社革委会的统一组织下,家家户户齐响应,到处寻觅前屋后的各种空地、荒地、社场,包括院落和空闲的棚舍等,因地制宜,开挖战时防空壕和掩体做防空洞。

我家的防空洞,挖在房后用以堆柴的草棚内。全家老小齐动手,利用早晚时间,起早贪黑,大约三天,挖成了一个约3米长、3米宽、近2米高的防空洞。防空洞挖好后,

深挖洞那年

郭树清

四壁铺上芦苇帘子,顶上用木杆和毛竹做梁,上面盖上稻草,里面按上床铺,摆上凳子,接上电灯,上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空军和导弹基地,苏方领导人还一再放出“毁灭性核打击”的战争恐吓言论。

当时,我的家乡崇明农村,也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挖防空洞运动中,在公社革委会的统一组织下,家家户户齐响应,到处寻觅前屋后的各种空地、荒地、社场,包括院落和空闲的棚舍等,因地制宜,开挖战时防空壕和掩体做防空洞。

我家的防空洞,挖在房后用以堆柴的草棚内。全家老小齐动手,利用早晚时间,起早贪黑,大约三天,挖成了一个约3米长、3米宽、近2米高的防空洞。防空洞挖好后,

天在这里看书、学习,也常常引来一些更小的孩子们来这里玩耍,学着电影《地道战》中的故事情节,唱着里面的歌曲,玩起了好人追坏人的游戏,钻进钻出,上来下去,忙个不停,笑声不断。

那年冬天,我参军到了海军北海舰队某基地,此时的部队也在挖防空洞,但比起家乡的防空洞,这是规模较大的正规工程。在家乡挖的是土洞,部队挖的是石洞,而且是修建永久性和半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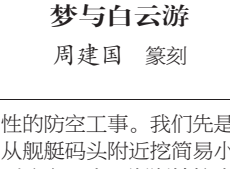
所谓后勤保障,就是在社区文化节这类群文活动演出时做好灯光、音响、舞美等方面的配合,确保演出成功,而且要弄出最好的视听效果。但当时的设备还比较土啊,潘焯就以自己的技术优势来弥补设备的不足。比如“花系列”沪语歌舞剧《花开灿烂》,九位演员在台上表演,每人配只“小蜜蜂”,为了不影响演员的表演及美观,不选择架在耳边,而是别在胸前,这就要求音响师确保每位演员的声音都处于清晰而有层次的最佳状态,决不能出现刺耳的“啸叫”。所以每次排新节目,潘焯都要研读剧本,到现场看导演排戏,熟悉剧情,对角色上场顺序了如指掌。哪个角色要演唱了,

初夏,新装了一台空调,包装纸箱没有马上扔掉,随手放在院子里。等到想起来去扔,刚一搬动,却有一只猫“嗖”的一声从纸箱里窜出来,把我吓了一跳。然而猫却并不走远,只在数步开外,转过身子,警惕地盯着我,嘴里“喵喵”作声,像是警告,又像是乞求。我若有所悟,轻轻掀开纸箱——只见两只极小的猫,才老鼠般大小,一只白底黑斑,一只黑底白斑,发出微弱的声息,轻轻地蠕动着,煞是可怜。噢,明白了,是那两只母猫的孩子,难怪它会那么紧张!刹那间,小时候的一幕,又一次浮上心头。

也是一只母猫,冬天怕冷,常睡在我脚边的。也是初夏,在阁楼上生了一窝小猫。已忘了一共有几只,只记得祖母说过的,“一虎二狗三猫四



友直友谅友多闻



梦与白云游

周建国 篆刻

性的防空工事。我们先是从小艇码头附近挖简易小型防空工事,渐渐地挖出了能作为小型舰艇进出大型防空场所。当时的口号是,发扬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积极投入“深挖洞”运动。其间,有的战士却永远漂流在蔚蓝的大海,留下了我久久的思念。

时过境迁,一晃40多年过去,家乡的防空洞早已不见了踪影,但是,那年全民参与挖防空洞的轶事,仍历历在目。那是一段留有历史印记的火红的生活,那是一段心中珍藏的峥嵘岁月中抹不去的记忆。

他及时将角色的音响键推上去,哪两个角色靠拢了,又必须将其中一位的音量调低。这个节目在参加“群星奖”汇演时一举摘得金奖,“军功章”上也有潘焯的一份啊。

灯光也是舞台艺术的要素之一,随着社区文化节展示水平的提高、内涵的深化、群众参与热情的高涨,演出节目对灯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转场换景、剧情发展、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绪变化等也要靠它来调节。潘焯原有的经验不够用,就向专业院团的专家讨

猫

邵毅平

鼠”——一窝的数量越少越好:一窝一只,那就是老虎;一窝两只,抵得上狗;一窝三只,还勉强能算是猫;一窝四只,那就老鼠不如了!

我有的是闲工夫,便每天去看它们。看母猫忙里忙外,照顾小猫;也看小猫日长夜大,越来越调皮可爱。母猫跟我熟,我常常喂它“猫鱼”(人所不吃的小杂鱼),小猫也不怕我。渐渐地,小猫可以跟着母猫外出了,它们打闹着,翻来滚去,没有安静的时候。但一有风吹草动,就往母猫身后躲,静静地,露出怯生生的眼神。母猫则警惕地盯着假想敌,作护犊状。

一天,有乡邻来访,带来一纸包点心(好像是糖糕)。祖母说,那户人家闹鼠患,来请小猫,养大了好退敌,点心是谢礼。我这才明白,原来小猫是可以换点心的,心中便窃喜。母猫不在,大概觅食去了。来人把小猫放进篮子里,带走了。小猫很乖,只是不安地“喵

幼时随父母移民,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从精气神上看,大董和土生儿已没多大差异——

他在牛津做博士后工作,文能在《科学》杂志发论文,武能和洋人踢球,餐桌上生啖带血牛排,各种英式冷幽默均心领神会。可是回家西装一脱,依旧是个爱红烧大排和四喜烤麸的主儿。“没办法,这个胃嘛,依旧是上海人的胃。”他用沪语说,一边回头望一眼小董。

小董是牛津的留学生,大董的老婆。赴美不过两年多,故国亲人自然赴英在异国的生活不适应。“可是这里和上海真是一模一样的呀。”她指着厨房笑吟吟。

厨房里搁着大米、碗筷、电饭煲、青菜还有酱油。除了少一台脱排油烟机,这方小天地和上海任何一户人家家里的厨房都是一样的。

但毕竟是没有脱排油烟机。当小董夫妇起油锅做糖醋里脊时,整个白白净净的西式厨房就像失火般烟雾缭绕。“要是房子的前主人,那位英国老太还在世,看了要昏过去的。”大董调侃道。但就连这烟火气也是好的,它模糊了异国他乡的陌生感,将故里的生活滋味带到了这里。这煎炸烹煮散发的,都是上海人家的味道。

“你不晓得他们有多么执拗,那么

喵”叫着。我只惦记着点心,根本没想到别的。

母猫回来了。它开始躁动不安,它开始上窜下跳。它无数次箭一般地蹿过我的脚边,它把所有的角落都翻了个遍。它发出凄厉的绝望的惨叫声,跟我在春夜听到的很不一样……迟钝的我,惦记着点心的我,也终于开始明白了:它在寻找它的小猫!

凄厉的绝望的惨叫声持续了很久,很久,一整天,一整夜……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碎裂。祖母安慰我说,会过去的,母猫会忘了的,明年还会生新的小猫的。但对我来说,这凄厉的绝望的惨叫声是不会过去的,也不会忘了的。从此,我没再养过猫,也没养过其他宠物。

我把纸箱轻轻盖好,对母猫招招手,表示友好,然后退回了屋内。我没再去管它们。小区里有的是爱猫者,母猫不愁找不到食物。

过了一阵子,觉得纸箱里安静异常,担心小猫们会否出事,便再次掀开纸箱——里面空空如也。我松了一口气。现在,可以把纸箱扔掉了。

不久前经过小区花园,认出了那对已长大不少的小猫,还是在一起玩要,却不见母猫踪影。有爱猫者告诉我,母猫被“人”捉走了……

艰难地把一点点滋味带到这里来。”小董告诉我她婆婆的经验。在过去长达二十多年的两地往返中,每一次她都会偷偷夹带一些蔬果的种子回牛津栽种。院子里的英伦玫瑰旁,渐渐就有了青菜和白菜的身影。虽然很多栽种以失败告终,但有时却能有意外的收获。“去年韭菜大丰收,我们吃了一个月的韭菜,变着法儿吃韭菜炒蛋、韭菜饼、韭菜饺子。”

也会带笋。上海人不吃顿腌笃鲜就好像没开启春天的仪式一般。可是新鲜的笋不能带上飞机出关。因此他们琢磨出了在国内买笋、洗净剥皮后腌制成笋干,再带回牛津家腌盐煮肉来吃。小董至今记得自己的震动:“第一次看到满满一筐远渡重洋而来的腌笋,你会很感动,为吃这样费力,大约只有中国人会这样吧。”

这是我们到英国的第一晚,虽然来之前心里列了长长一条单子,想着这大不列颠第一餐要怎样组成:炸鱼薯条,羊腰布丁,最好再来一份覆盆子蛋糕作为甜点。但真下了飞机,在经历了十余小时的飞行之后,没有什么比大董和小董夫妇这一句“我们烧了一锅皮蛋瘦肉粥为你们洗尘”更贴心的问候了。

牛津的夜晚,我们谈论着英伦之行的一切。但捧在手心里的这一碗地道中国味道的粥,提醒着我们从哪里出发。

节已经办了十届,社区文化活动的进行得有声有色,花样经老透。莘庄有一支扁鼓队,三十多人均为退休赋闲在家的阿姨爷叔,他们在群艺馆的指导下,几乎天天要在广场上排练,鼓声咚咚,群情激昂,观者如堵。演出时则兴高采烈地穿上自置的大红唐装,精神抖擞,意气风发,队型时方时圆,如孔明布下八卦阵,鼓声时疾时缓,时轻时重,诉说着无尽的欢乐与希望。潘焯告诉我:其实不少乡镇都有训练有素的扁鼓队,有时数支扁鼓队一起来个大PK,那场面恐怕要吓坏了天上的雷神啊!

二十年来,群艺馆除了指导、参与区里社区文化节,每年还要送戏下乡,或指导乡镇、社区文化工作,配合那边的演出活动,搭舞台布景、配备灯光音响等都要做。潘焯说:“你别小看乡镇的演出,现在的设备也不错啊!大牌歌星来开演唱会,也不会委屈他们。”

近年来,区里的社区文化



青山红日图 陈贤德

牛津的腌笃鲜

沈轶伦

只有“我们”的心声。明日介绍一支合唱队。

